

遺

愁

集

遺愁集卷十四

成都余 齋生生

鑒定

松陵顧有孝茂倫

古吳張貴勝晉侯纂輯

高 簡滄游 宋振業 嘉邑

蔣 沈暉來 吳應辰 友汪

友人

沈 雄偶僧 顧非珉 地公 訂正

顧 禾爾面 龐 蕙 友蘭

○○○一集見透

心無障礙事無疑畏照以情理屬以勢態海底爲穿石厲可

碎目光所至直透夾背集見透

秦檜富國有一士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僞數還原帖管押
回籍檜見之非惟不罪反假以官貨或問其故曰敢假吾書定
有膽氣此必非常人也若不以一官束之則北走胡南走越矣
西吳菴尚書潯陽公份家富而勤於交接凡衣冠過客無不延
禮厚贈其孫禮部青芝公嗣成工於詩字常以手書扇軸及詩
稿贈人尚書曰以我家勢雖日以金帛爲歡猶恐未塞人望奈
何效清客行事耶且縉紳之家自有局面豈復以詩字得人憐
乎將來破我家者必此子也後民變事起尚書已老禮部以文
弱不能支董氏果爲破產

一等人家果自有一等局面。結交接待。縉紳富室。勢不能薄。非好奢費不得已也。若一例減省。必致招怨。取禍尙書所見者。大真可喚醒一切。

魏太祖較獵西河。詔古弼以肥馬給騎士。弼故給以瘦弱。上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我。還臺當斬之。特弼爲體。罷弼日事。君嚴遊。不適其罪小。不備不虞。其罪大。今敵國方戩。吾選肥騎以佐軍。實苟利國家。亦何惜死。明主可以理干。罪實自我。卿等無咎。上聞而嘆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弼因頭銳。嘗呼之爲筆公。孫覺知福州。民有久而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公給示。覺徐曰。汝輩施錢。其旨何欲。答曰。但願得

福耳。覺曰：殿未甚壞，佛不露坐，何用修葺？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獲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着令即日輸官罔圍爲之一空。

我佛慈悲，欲捨身喂虎，豈忍此數百人陷於縲絏乎？孫公勸富翁佈施，乃現在功德，是真佈施，獲福報自必無量。佛若有靈，定生歡喜，偏怪近日宰官不思清刑減訟，游賦輕徭，一味造殿塑像，以爲積福靈山會上人果享之否。

王陽明既擒逆濠江彬等，遂流言誣公公絕不爲意。初謁見彬，鞫皆設席於傍，令公正坐，公佯爲不知，竟坐上席而轉聽衆席於下。彬等怒，遽出惡語，公以輩行交際事體平氣諭之，乃止。

問之公曰非爭此一坐也恐受其節制則事機將聽彼而不可爲矣故借此以折其氣

漢陳仲舉定名德爲世所宗。桓帝時黨勛事起。逮捕者衆人多。逃避寔曰吾不就獄。衆無所恃。竟赴獄請囚。會赦得釋。竊帝初。中常侍張讓權傾內外。而人心鄙之。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寔獨弔焉。及後誅黨人。讓以寔故多所全活。明宦官王振謂楊士奇曰。朝廷事多虧三楊先生。然公等年邁倦勤矣。其後當何如。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策與兼在旁曰。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効力行。當擇後生可任者以報聖恩耳。振喜。翌日卽薦曹鼐。苗衷。陳循。高穀等。遂次

第擢用士奇。答榮當曰：何發言之易。榮曰：彼厭吾等，故出此語。縱欲自立，彼豈得已乎。一日，內中出片紙，命某人入閣，則吾輩束手矣。今四公猶是吾輩中人，自能一心協力也。士奇深服其言。

宋楊王沂中開居偶郊行，遇一相者，押字楊，以所執杖書地上，作一畫，相者即再拜曰：閣下何爲微行至此，宜自愛重。王愕然，詰其所以，對曰：土上加一乃王字也。王喜而笑，批賞緡錢五百。萬仍用常所押字爲記，命明日詣帑司支取，及往，司帑持券熟視曰：汝何人，乃敢作我王偽押來賺物。當執詣有司問罪。相士具言本末，至大聲呼，屈異動王聽。王之所司與之打合，乃以五

十緡與之相者大慟痛罵而去乘間白楊楊問何故曰他今日
說是王者來日又何增添則王之誇厚矣且王已開王社尙何
所欲而復用相王喜起撫其背云說得是卽以予相者之錢數
旌之

宋時交趾貢黑獸謂之麒麟司馬溫公上言眞僞不可辨使其
眞非自至不爲瑞若僞適足爲遠人笑願厚賜而還之

宸濠甚愛唐六如寅嘗遣人持百金至蘇聘之旣至處以別館
待之極厚住半年見其所爲不法知其必反遂佯狂以處遣使
饋物則裸形箕踞以手弄其陽道譏訶使者使反命濠曰孰謂
唐生賢道一在土耳其何足大用遂放歸不久果叛

明洪武初嘉定安亭鎮有沈萬二萬三者元之遺民也富甲一郡嘗有人自京回問在京有何見聞其人曰皇上近有詩云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及江南富足翁日高三丈猶添被二嘆曰兆已萌矣卽以家貲付托諸幹僕分掌之乃買巨舟載妻子汎湖湘而去不二年江南大族以次籍沒萬三亦徙於雲南而二獨獲免

霍光與張安世廢立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楊敞敞不知所出汗流浹背驚懼不能發一言起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曰此國家大事今議已定勢難復更使九卿報君君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豫無決恐先事被誅矣及更衣出夫人急隨後

與徽叅語許諾

漢李夫人病篤帝臨幸榻前候之夫人蒙被而謝以所生子及
已兄弟爲托上曰夫人殆將不起第一見我當加賜千金并如
所囑夫人曰事在陛下妾復何言再強之遂歎歎轉向內牀上
不悅而起姊妹讓之曰貴人何難一見奚爲恨上至此夫人曰
夫以色事人者色衰則愛弛愛弛則情替情替則恩絕上之所
以戀戀於我者祇以平生容貌故今已衰髮見必委棄尙復肯
追思憫念哉我所以不輕見之者正所以動其憐惜乃深於相
托也及卒上果痛憶之不置

明嘉靖中分宜嚴相圖用事以正月二十八日誕亳州劉巨塘

會宜春入覲隨衆往祝祝後嚴相倦而晝寢其子世蕃令門者
且闔扉劉不得出飢甚嚴辛者嚴氏紀綱僕也導劉往間道過
其私居盛歛具飯飯已曰他日望臺下垂目劉曰汝王正當隆
赫我何能爲辛日日不嘗午願毋忘今日之托不數年高敗劉
適守袁州辛以棄奴坐贓二萬滯獄論死劉憶昔語爲開豁其
贓減去若干乃得從輕發戍

人生何處不相逢辛能於冷處留情便得他年相報保全性
命可見肯放些空的妙予謂不第此辛於極熱鬧時卻能退
算一步想其爲人必是達時務傍好住的作事謀全至十分
虛法所以天使劉公任袁以周旋他否則何能如處委巧只

看日不常午四字便知是見遠人了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數起火居民憂恐有巫楊媼因之遂與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人競禱之元懿曰火如巫言是巫爲火也殺之火當滅遂擒斬於市自此火果永息

蘇東坡守揚州時一夕夢遊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方驚怖隨有一道士黃冠紫袍以袖障之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夜來不驚畏否公遽叱曰鼠子乃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汝昨夜術耶道士惶懼踉蹌而去

水媼能致火道士能驅虎若見不透方將信爲神異敬禮之不暇矣不知巫乃偶然道者乘機惑衆道乃故弄玄術借景

邀功不急勦逐便爲所賣。兩公議見過人所以一遇卽能燭破。

何無忌夜於屏後草檄文其母劉氏牢之之姊也登梯審覘嘆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憂因問所與謀者曰劉裕母益喜因爲言桓玄必敗爾事必成以曉示之。

魏許允明爲吏部選郡守多用其鄉里或言其私明帝怒遣虎賁收之妻阮氏跣足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情求旣至殿問允明日聖人云舉爾所知鄉人臣所知也陛下直檢其稱職與否若不稱職方可云私臣甘受罪旣較果皆得人乃赦之。

范文正公子純仁嘗病且危家人惶遽請禱公曰是我兒不死。

何○禱○爲○未○幾○果○愈○

程顯爲越州僉判蔡卞爲帥嘗爲公言張懷素神通道術雖飛禽走獸咸得驅遣至言孔子誅少正卯彼嘗諫以爲太蚤漢高祖成皐相持彼屢登高觀戰不知其歲幾何殆非人世間人也公竊笑之及將往四明而懷素且來會稽卞留少俟公不爲止日子不語怪斯近怪矣州牧旣信士大夫又將語合下民從風而靡使真有道者固不願此不然弗識之亦未爲不可也後二十年懷素以妖術敗多牽引名流冀以自脫或欲因是築公乃以尋求無跡而止

公孫儀相魯而性嗜魚一國之人爭以魚獻輒不受其弟諫曰

夫子嗜魚而卒不受魚何也儀曰夫唯嗜之故不受也且既受之必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法必致免相免雖極嗜魚其誰再給之不受魚則不免相雖不受魚能長自給魚此所謂恃人之不若自恃也

陶朱公之次子得罪於楚將死公欲以千金謀出之乃令其少子往其長子請行不許長子謂其母曰父有大事使弟而不使我是以我爲不肖也安用生爲欲自殺母因爲之請公曰我非不欲使之也第恐其敗乃事耳母不信請益堅公不得已遂令行長子持千金至楚楚有莊公者國之賢士也凡有所建言王輒敬信之因詣其家以千金獻求爲之謀莊公曰諾子宜亟返

當乘間圖之。長子佯應，乃私留覘之。明日，莊公見王，曰：「客星在楚，殊爲不利，皆以刑濫故也。曷赦罪以遣之？」王以爲然，隨下令赦死囚三百人，而陶朱之子與焉。或告長子曰：「王下赦，令公子在內安用置此千金？」耶長子首肯，因往見莊公，公驚曰：「汝固在耶？」長子曰：「聞王已下赦，令吾弟生矣，將俟以偕行，敬來相別耳。」莊公已知其意在千金也。初，意原欲候王赦後，仍以千金付其次子，持還，今恥爲孺子所賣，復見王曰：「王下赦，令誠善，但國之人皆以爲陶朱富人之子，在內，令其長子揮千金賂王之左右，乃得赦也。」王大怒，命立殺陶朱之子，而後赦三百人，由是公呼長子至，還其金。長子莫知，所以乃携弟屍以歸，家人咸哭陶朱。

獨笑曰我固知其必載棺而歸也焉用哭爲或問其故公曰幼
子生也晚習見我富其視千金特易必不介懷長子與我共起
家深○知○其○來○之○難○其○視○千○金○至○重○意○不○能○捨○捨○千○金○則○子○生○不
捨○則○子○死○理○固○然○也○此○我○之○所○以○使○幼○而○不○使○長○也○聞○者○嘆○服
成○大○事○者○不○惜○小○費○今○人○往○往○不○捨○怪○囊○常○至○爲○小○失○大○敗
乃○公○事○請○看○陶○朱○長○子○樣○子

天下有四種人最癡老者少者婦人寺人其言語舉動任心率
意皆因陰氣用事而元陽不足故顛迷而不自覺蒙昧而不自
知

天下有三種人最貪和尚道士與國宦皆無後者而較之常人

反貪也可知貪乃無後之相

天下有三種人最嗔殘疾人遇全體人疑其笑已鄉村推魯人
遇城市繁華人疑其誑已家勢寒微人遇氏族赫奕人疑其輕
已

凡人下第時只可對朋友坐卽朋友高舉者對之猶不妨蓋彼
亦曾下第故也但不可見親戚宗族與妻子奴婢何也以其腹
誑故也縱彼愈相憫藉則我愈覺無顏矣

鍾伯敬云項籍妾與馬尙捨不得只此便是不能殺漢王之根
予謂殺漢王何用殺漢王不如殺妾與馬天下可捨妾與馬必
不可捨這纔是英雄這纔是有情這纔是不負心項王不負妾

與馬妾與馬亦不負項王傷心中懷事也故曰項籍不捨虞美人而沛公捨戚夫人此是沛公不如項王處項王不捨虞美人虞美人亦不捨項王此是虞姬不愧項王處

項王馬與

姬尚不恐捨設交彼說寧忍捨之手予故曰項王

雖不得天

下畢竟是真豪傑真多情真不負心人也

虬髯妙在無員外氣揚越公妙在無妙襟襟老樂師妙在無秀才氣張一妹妙在無娘子氣虬髯夫人妙在無老姬氣妙在著着思進步卻是著着走退步故曰烏江一羽非僅霸王之退步亦虞姬之退步也

千古名言

陶之起蘇子謂項王一羽不特虞姬之退步亦以

教天下萬世之人一退步也

始○皇○焚○書○焚○其○不○足○爲○書○者○也○始○皇○坑○儒○坑○其○不○足○爲○儒○者○也○若○五○經○圖○籍○秦○固○未○嘗○焚○也○不○然○天○子○禁○之○庶○民○又○安○得○藏○之○且○秦○之○禁○不○曰○非○聖○者○無○法○乎○是○尊○聖○者○固○無○如○秦○若○也○

齊○封○田○嬰○於○薛○號○郭○靖○公○專○齊○之○權○嘗○欲○城○薛○客○謂○曰○君○不○聞○海○大○魚○乎○網○不○能○上○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制○焉○今○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苟○爲○失○齊○雖○降○薛○之○城○至○天○庸○何○足○恃○乎○嬰○悟○乃○不○果○城○昔○董○卓○積○粟○於○鄒○塢○曰○事○成○雄○視○天○下○不○成○退○守○此○塢○豈○不○大○謬○

魏人有東門吳者年逾四十止有一子喪而不憂其相識曰公

之愛子天下罕有死而不憂何也答曰吾於無子之時未嘗爲
無益之憂今得子而失乃與向日同夫何憂焉聞者敬服

漢范滂繫獄吏俾祭畢陶滂曰畢陶賢者知滂無罪將默埋於
帝如其不然祭亦何用

昔一妓被逼苦吟曰自嘆身爲妓遭淫不敢言笑啼俱不敢方
信做人難

昔人有云做人難做人難寫得紙盡筆頭乾再寫幾個做人
難良解此意

明高季迪咏范少伯詩云載去西施豈無意恐留儂國更迷君
又咏白鬚詩云雖失房中嬌婢喜還增座上老朋欵皆是絕有

見解極有理會語足爲傳世名言

予嘗讀古詩而見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裏人詎是最入情語一將功成萬骨枯謂是最切確語觀此可爲參看

呂洞賓若經邯鄲廛中遇一少年號盧生自述一生貧困言未竟忽倦欲思睡主人方爲治飯呂翁探囊中枕授之云枕此卽得榮遇如意生接枕訖夢自枕竅至家身歷富貴極盡豪華經五十年老病且死欠伸而醒主人炊黃粱猶未熟翁曰頗得意乎生曰此先生室吾慾也今已悟矣遂棄家不返從遊學道後亦仙去

人生富貴轉眼浮雲乃必至之理亦何用呂翁枕耶明明一

條路人自見不透耳。即使見透，卻那裏搬得下，做得來。

宋真宗朝嘗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賜省貸命，決脊杖二十。改配其人，高聲叫喚，情願乞斬，不服決杖。從人把捉不定，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杖過別候。」旨處斬。尋決訖，取發落上云：「此只是怕吃杖耳。既決了，便送配所莫問。」

孟敏字叔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未有所名，嘗至市，負甕荷擔，墮地壞之，竟去不顧。適遇郭林宗，泰見而異之，問曰：「壞甕可惜，君何不顧敏？」曰：「甕已破矣，顧之何益？」林宗賞其介，決知爲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爲東夏名賢。

明洪武初，陝西進士有一輩三四五德者，兩德者甚衆，何容

縣獻嘉瓜並蒂者上曰時和歲豐乃爲王國之禎不在物也勅勿賀。

天竺僧復見心從笑隱師洪武初以高僧徵入京笑隱止之曰上苑亦無瓊華果且留殘命喫酸梨不聽後坐法論死始悔不用師言。

宋嘉祐中將修東華門太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宗批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東西家之東卽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無惑。

溫太雅將卜葬地師曰此地者毒膏害兒而禍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吾當含笑入地矣。

漢張釋之為廷尉刑尚平。身治漢命高大其門。日後世子孫必有昌者果然。

楊震性廉介。或餽以金。却之。其人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卒不受。後有大鳥飛集屋端。曰表石將死矣。遂卒。

遺愁集卷十四

○○○一集遺柳

人○落○窅○阱○土○阮○窮○途○志○不○得○仙○風○可○見○音○不○逢○遇○者○莫
願○呼○天○弗○靈○額○地○無○路○集○遺○柳

元○張○弘○範○以○舟○師○南○北○並○進○宋○兵○大○潰○陸○秀○夫○首○帝○禹○同○湖○太
后○亦○赴○海○死○張○世○傑○走○至○平○章○山○下○遇○大○風○作○仰○天○嘆○曰○我○爲
趙○氏○亦○已○至○矣○若○天○欲○絕○宋○則○風○覆○我○舟○頃○之○果○覆○世○傑○溺○死
素○繪○使○張○俊○掠○治○張○憲○不○伏○檣○矯○詔○召○飛○以○証○其○事○飛○仰○天○歎
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子○雲○詣○大○理○寺○獄○又○命○中○丞○何○鑄
復○詰○之○俱○無○驗○白○檣○以○明○其○寃○檣○曰○此○上○意○也○鑄○乃○掛○冠○去○改

小○人○地○合○權○要○加○無○惡○亦○不

命○万○侯○高○素○與○飛○有○怨○遂○誣○飛○致○書○張○憲○措○置○還○軍○將○謀○爲○
變○且○云○其○書○已○焚○附○會○成○巖○大○理○卿○薛○仁○輔○極○言○飛○無○辜○判○宗○
正○士○僂○請○以○百○口○保○飛○無○他○皆○不○聽○竟○殺○之○於○獄○岳○雲○張○憲○皆○
棄○市○韓○勳○王○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其○書○雖○不○明○其○事○
莫○須○有○世○忠○怒○大○笑○曰○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也○

元○以○宋○丞○相○文○天○祥○北○去○李○羅○謂○之○曰○德○祐○勿○君○非○爾○王○耶○棄○
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對○曰○德○祐○失○國○是○時○社○稷○爲○重○君○爲○輕○二○
王○之○立○所○以○爲○宗○廟○計○也○李○羅○曰○汝○立○二○王○做○得○甚○事○答○曰○國○
家○不○幸○咨○亾○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人○臣○
事○君○如○子○事○父○父○母○有○疾○雖○至○不○可○爲○安○有○不○下○藥○之○理○哉○今○

天祥至此有死而已。李羅怒囚之獄。

提舉洞霄宮李綱上疏末云：大抵近年閉殿則以和議爲得計，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不知退避之策可一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夫一尺，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則將士用命，強敵不足畏矣。上褒論之而不能用。

謝枋得信州戰敗，棄家變姓名而逃。宋亡，乃寓茶版賣卜。元魏天祐執之，北去。枋得將行，士友餞詩盈几，乃云：此夫好惡三寸舌，再來不值一文錢。及至燕，天祐讓之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云何不？死對曰：程嬰公孫杵臼存孤盡節，一死於前，一死於後，皆不失爲忠臣。韓退之云：蓋棺論始定。天祐曰：強詞。

枋○得○日○昔○張○儀○與○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秦○
政○之○時○枋○得○復○何○言○遂○不○食○死○

元○脫○脫○征○高○郵○連○戰○克○捷○左○丞○冷○麻○素○與○有○隙○乃○諷○御○史○袁○察○
困○不○花○効○脫○脫○出○師○三○月○累○無○寸○功○領○國○家○之○財○以○爲○已○用○半○
朝○廷○之○官○以○爲○已○隨○詔○削○奪○其○職○淮○安○安○置○尋○復○殺○之○

鄧○伯○道○遇○亂○携○子○姪○而○逃○值○事○急○不○能○兼○顧○乃○棄○其○子○携○姪○渡○
江○得○免○於○難○人○問○何○忍○棄○子○而○留○姪○答○曰○吾○兄○已○死○勢○更○無○望○
若○棄○姪○則○絕○兄○嗣○故○不○忍○也○雖○棄○其○子○我○身○尚○在○猶○可○與○其○再○
得○耳○人○咸○謂○天○必○有○以○報○之○不○意○終○身○竟○無○子○後○置○寃○之○

金○以○揚○子○馬○萬○五○千○來○所○向○無○敵○飛○令○步○卒○以○麻○紫○刀○入○陣○戒○

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遂縱軍擊破之。因欲棄汴北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母去自古未有。惟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矣。後果以金牌十二召飛還河南，新得府州復爲金所有。」

宋神宗從王安石之議，力行新法。時久旱歲饑，征斂苛急，東方流民身無完衣，至茹木實草根，身被械鎖而負石揭木以償官累累不絕。監安上門鄭俠乃繪所見爲流民圖發馬逆上之言。陛下觀臣之圖以行臣之言，一日不雨乞斬臣以正欺君之罪。帝反覆觀看，長吁數四，卽罷新法一十八事。是日果大雨。廷臣入賀，帝以所進圖狀及疏示之，中外始知所行之故。於是群姦

切齒遂以俠付廷尉使治其擅發馬遞之罪呂惠卿等復相與環泣帝前勸復新法由是一切如故

沛公謝羽鴻門范增勸殺之因舉所佩玉玦示羽者三羽不應

沛公會意疾還雷張良申救以白璧一隻獻羽玉斗一枚送增羽受璧增怒乃撞碎玉斗嘆曰豎子不足與謀大事奪將軍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遂辭歸未至彭城疽發於背而死

明沈承字君烈有文名以癩疾卒妻薄少君作輓詩云從東場屋本無憑有鬼能遮隸人偏怪君文遮不住故將奇疾殺君身

天啟中蘇人吏部周順昌以忤魏忠賢被逮官旂甫至長洲知縣陳文瑞係公門下士夜半求見撫牀而慟公曰吾知詔使必至此特意中事毋效楚囚泣妻子繞哭公神色自若怡然不顧曰無事亂人懷也竟出就執及民變或勸之曰公不幸遭禍忠良無得全矧今亂因公起此行恐徒自苦何不蚤爲計公嘆曰以我一人遺禍於桑梓死且不瞑目我豈不知自我然順昌小臣也豈敢效高公不辱之義今赴都必死死則泣訴高皇帝速殛元兇以清君側之惡君他日爲我作忠臣傳可耳聞者扼腕公乃間道赴都下鎮撫司獄卒致之死

崇禎甲申四月李賊將抵京上以兵費告匱按籍令勸賑大瑄

助餉遣太監徐高傳諭嘉定伯周奎爲倡奎謝無有高泣諭再三奎漫詞以應高拂然起曰外戚如此國事去矣多金何益奎不得已承捐萬金上少之勒其二萬奎又密書皇后求助后勉應五千金奎復匿起二千僅輸三千太監曹化淳王永祚輩助至三萬五萬細民亦有痛哭捐輸者或至四百六百司禮監王之心最富上面諭之僅輸萬金諸內官皆大書於門曰此房急賣及李賊擒拷主之心迫出十五萬周奎抄得現銀五十二萬李自成久窺畿輔空虛潛遣其黨聲金錢糧屬餉爲大賈列肆於都門更遣姦羽挾貴充衙門樵吏而刺陰事纖悉必知都中日遣撥馬探報其黨卽以告掠之人營厚賄結之盡皆降賊無

一選者

流賊犯平則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京師內外雉堞凡十五萬
四十有奇時登陣守城止羸弱五六萬人守陣不支又無炊具
而飯爲食餉費久缺人僅給百錢莫肯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復
臥及賊攻城礮聲不絕流矢雨集賊仰語守兵曰亟開門否且
屠守者懼惟以空砲向外不實鉛子徒以礮發虛鳴掩飾耳目
然猶揮手搖頭示諭賊退乃發於是李自成對彰義門設座令
晉王代王左右席地而坐降關杜勳侍其下因請入城見駕乃
縋而上備述犯上不道語并請遜位上怒叱之內侍請留勳上
以晉代二王在彼留之則不免乃縋之出復縋而下勳語守璫

王則堯曰吾黨須見幾富貴自在也初聞勦殉難於宣府詔賜祭贈司監蔭任錦衣立祠旌表至是始知其從賊爲逆上大愧恨

崇禎十七年三月丙申大風霾晝晦南京孝陵夜哭賊自柳溝至居庸關抵京城郡縣望風瓦解忽得僞將軍檄云十八日至幽州會同館暫繳京師大震上早朝召對諸臣而泣俛首書御案十二字以示司禮監王之心尋拭去須臾賊大至方報過蘆溝橋俄報攻平則彰義門矣門外三大營皆潰降凡火車巨砲焚燒鹿角悉爲賊有

丙午巳刻諸臣方侍班襄城伯李國楨匹馬直馳闕下汗浹背

衣內侍呵止之。國楨曰：此何時也？君臣卽求相見，不可多得矣。因訴守禦無人大事，已去慟哭而去。申刻彰義門啟李賊大隊入。上召閣臣問曰：卿知外城破乎？曰：不知。上曰：事亟矣！今出何策？眾皆莫之對。是夕，上不能寢，秉燭繞行內城，又陷一闕，奔告上曰：大營兵及李國楨安在？答曰：營兵已散，國楨不知下落。皇上宜急走，言罷卽出呼之，不應。上乃登萬壽山，遙望烽火燭天，徘徊踰時，回乾清宮，遂萌自經之志。

三月十八夜將曉，上回南宮，登萬壽山之壽皇亭，大書衣裾曰：朕雖德薄，上千天咎，然亦諸臣誤我，朕死無面目見我祖宗去。朕冠冕以髮覆面，任賊分裂朕屍，毋傷百姓一人。遂自縊。上披

髮御藍袍。跌左足右。朱履先是大內有秘室。鑄鏡甚嚴。相傳劉
誠意藏秘記於內。非大變戒勿啟。至是事急啟之。得繪圖三軸。
末一軸圖像酷肖。上容身穿白背心。左足跌披髮中懸。與今無
異。

丁未昧爽。天忽雨。俄微雪。城陷賊騎塞巷。投矢於地。令人持歸。
插門上。閉戶者免死。於是俱書順民二字。賊經象房橋。群象哀
鳴。淚下如雨。

明孝宗時。郭智以敢言爲劉吉所嫉。譖下詔獄。智身親三木。僅
除殘喘。神色自若。無所曲撓。因作寫懷詩曰。人到白頭終是盡。
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又辭劍

詩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
臣萬死更何悲竟坐妖言罪死得王恕力諫因改謫

正德中流賊趙風子名璉霸州文安縣諸生有勇力好任俠劉
六等攻掠文安璉携家屬避賊賊劫其妻欲污之璉怒奮往殺
傷二賊因爲衆擒六愛其驍勇誘之降遂爲盜分掠河南山東
諸郡逃匿馬中錫欲效龔遂化勸游盜事招安解散若聽撫時
待以不死六等感激到處亦不殺劫與弟劉七來謁中錫開誠
勸諭六有降意七日今日朝中是誰做主馬都堂豈能踐言乃
遣使人至京探中書消息全無招降意又以所擄金資賄輩赴
密院權倖求赦亦復不得遂聚衆數萬大肆逞惡中錫係故

賊○縣○人○賊○至○戒○令○勿○焚○劫○馬○都○院○家○房○屋○財○物○且○遣○黨○護○其○宅○
眷○由○是○謗○語○喧○騰○謂○中○錫○恐○害○私○家○玩○寇○養○姦○殃○民○誤○國○立○着○
錦○衣○官○校○捕○逮○下○獄○中○錫○書○生○不○耐○刑○辱○憤○死○於○獄○

嘉○靖○十○一○年○編○修○楊○名○上○疏○論○汪○鉉○郭○勛○帝○怒○收○繫○榜○訊○命○究○
五○人○之○人○瀕○死○無○所○指○兵○部○侍○郎○黃○宗○明○疏○救○汪○郭○謂○卽○指○使○
之○尤○謂○帝○併○逮○鞠○之○各○戍○邊○宗○明○降○調○外○任○

嘉○靖○中○嚴○嵩○用○事○總○兵○仇○鸞○以○被○曾○銑○所○劾○乃○賂○嵩○爲○謀○嵩○遂○
論○銑○擅○啟○邊○釁○禍○不○可○言○夏○言○和○同○附○會○致○誤○國○是○逮○銑○卽○訊○
嵩○遂○許○銑○剋○減○軍○糧○倖○免○重○罪○倡○復○河○套○圖○謀○自○解○法○司○逢○迎○
嵩○意○遂○疑○銑○死○罪○所○於○市○妻○子○徙○三○千○里○銑○以○康○介○家○無○餘○貲○

妻孥狼狽吏部問淵亦希高旨竟坐言交通曾執罪不容道律
死其妻蘇氏請以身代上曰蘇亦流人安得代耶亟遣之竟斬
言於市天下寃之

嘉靖中錦衣經歷沈鍊劾嚴嵩父子姦貪違法十大罪繫獄拷
訊編管爲氓兵部員外楊繼盛復疏嵩父子顯權悞國十大罪
命廷杖一百血肉岔起復下刑部擬罪尙書何縻受嵩指坐以
詐傳親王令旨律絞未幾會獄京獄大辟囚詔夾張經李天寵
以失機律不宥而嵩因以繼盛名竄入遂同處斬繼盛詣朝審
口吟曰風吹柳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
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明德厚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癯生

來歸視死此身原是不隨揚又臨刑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耀
千古平生未報恩留作忠魂補繼盛妻張氏疏乞斬臣首以代
夫命爲嵩沮抑不得上達憤恨自刎死

海寇汪直料漳廣群盜大舉入寇連艦數百艘蔽海而南自台
寧嘉湖至蘇松迄淮北濱海數千里同時告警既而太倉上海
松江嘉興等處皆遭荼毒又有倭寇來自漳泉流過南浙州郡
特命工部侍郎趙文華告祭海神偵察賊情至松江會狼山軍
方應調至稍有斬獲因厚犒之激使進勦至漕涇遇倭戰敗文
華固急督戰與捷敗爲功總督張經謂宜待保靖兵至合力夾
攻庶保萬全文華力難不聽遂銜恨因密奏經玩寇殃民之

罪而遷。不知既而倭寇四千餘人自拓林入犯嘉興。經乃遣參將盧鏗等水陸並進。大敗之。賊奔王江涇。承順兵出泖湖攻其前。錢率保靖兵躡其後。擒斬一千八百餘人。溺死者千外餘。賊復退歸拓林。自倭來用兵。未有如此克捷者。奈文華之疏已先上。達嵩又暗爲票擬。遣枝遠治。竟坐以失機論死。經王疏力辨。悉爲嵩格置不報。

趙維寰雪廬焚餘稿曰。劉鼎元。理順。李會元。青。皆以夜禁爲內璫。遷者所持。劉扑五板。李扑十五板。李歸寓忿極。遂絕時省。元組絞。聞訃往哭之。歸而亦絕。余爲之浩歎。夫犯夜不爲無罪。兩君自反不竊。何妨引咎爲解。卽事勢相激。至不可解。亦宜告以

朝廷命官非奉旨不得辱卽告之不從一時莫可誰何厥明亦
宜痛哭號呼明告皇上曰臣誠有罪顧委備侍從畢竟與凡庶
不同一刑餘耳安得不奉上旨而擅鞭天子侍從之臣臣不足
惜如辱朝廷何惟明主可與忠言未必無所感動也卽終不白
亦宜死關下以昭示炯戒而竟泯泯死豈不悲哉嗟乎死者已
矣不死者何顏自立若省元之以痛友而殉亦烈士也

劉大中與趙鼎不主和議秦檜忌之誣蕭振勅大中罷之鼎曰
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謂人曰趙丞相不待論當自爲去就矣
詔賈似道十日一朝時襄樊圍急似道日肆淫樂方與羣妾踞
地唱小曲御客戲曰此軍國重事耶又酷嗜寶玩建多寶閣設

聚珍異議置其上。日一登賞有言邊事者。加賜兵一百。日。日。襄陽圍已三年矣。奈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語上。以適有大嬪言之。似道卽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由是邊事日急。無敢言於帝者。

遺愁集卷十四

○一集莫須有

○人○是○稱○公○先○生○烏○有○若○隱○若○現○或○可○或○否○壺○內○有○天○橋○中○有○
○叟○以○意○逆○之○十○居○八○九○集○莫○須○有

唐韓退之愈少時夢人以丹篆一卷強之使吞傷有一人拊掌而笑覺後胸中猶如物啣自是文章日進後見孟郊乃夢中之傷笑者因遂與定交焉

陳季卿舉進士客於長安青龍寺十年值終南有老翁至以寶瀛圖挂壁問季卿尋至江南路歎曰安得自此而歸翁笑曰無難也乃折竹葉爲舟置圖上渭水中囑云注目於斯季卿熟視

俄見其舟漸大遂戲登舟順風揚帆不旬日果至家

不知何曾轉來否

費長房成仙日拔宅上昇鷄犬皆飛去至半天謂鼠不淨且性

陰險推而下之鼠乃自悔每日三吐其腸以求潔

或謂許真君選事旌陽縣

有拖腸鼠

晉景公疾甚求醫於秦秦使醫緩視之未至公夢二豎子議曰

彼良醫也來懼傷我曷且暫避一日無恐居其膏之上盲之下

將若我何及至曰疾不可爲也病在膏盲攻之不可達之不及

藥不能至焉公大嘆服未幾果不治

膏盲穴在背之上頸骨之下故藥力不到

唐李賀善文詞將死有緋衣人駕赤虬至謂曰上帝成白玉樓

立召公爲文須迎往天上差樂不苦也

天上頗樂地下不苦。只中間做人難耳。緋衣神亦理會得矣。
晉王質樵柴至信安石室中。見二老對坐圍碁。質旁立觀之。乃
與一物狀如棗核。含之遂不飢渴。看局未終。回視蒼柯已爛。急
趨歸家中。已歷二代。故人父老無復有存焉者。迄今有爛柯山
在。

巴印人家有橘。霜後盡收。餘存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因剖開。每
橘中有二叟鬚髮皓然。相對奕棋。身約尺許。談笑自若。一曰。橘
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耳。一曰。僕儂虛矣。須龍肝
舖食之。卽於袖中抽起草一根。削食之。隨削隨長。食訖以水喫
之。化爲一龍。四老共乘之。須臾足下雲生。風雨晦冥。不知所終。

宋歐陽修將知貢舉自恃眼力誓拔名士。頂一夕夢一金甲神來換其眼珠。修駭問。答云：以俗眼換卻慧眼。好去場中閱卷。及入簾時。取文入格者。常覺坐後有一朱衣人點頭。始疑侍吏。及回視了無所見。故俗語云：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願朱衣暗點頭。後出場復夢前神將原眼來換。迨曉閱所取文。俱不愜意。

此神好不尖酸。何不以慧眼換人俗眼。使古來試官不致暗中摸索也。予每不信此等事。獨是先夫子練川公。禹杭趙雪嶠。斯曾爲余言。已酉鄉闈時。已二鼓。偶閱一卷。起句便不愜意。將筆一抹。忽怪風驟起。窓櫺盡開。燭爲之滅。疑而就寢。卷在桌上。明晨起視。夜來所勒了無墨痕。殊以爲異。遂拔置末。

卷及榜發乃係淮安府學許致和也渴欲一見以詢其有何陰陽不意竟下過昭復囑予京闈若會須致其來予至京方訪之始得一面備述老師相慕之情何不過譽一會諒亦不甚寂寞許兄云承老師提拔理宜晉謁但家寒遠來多所未便且反有累照拂窮達有命可不必也看其人年可五外家似寒素大約恬淡安分之士嗣後終不果來予亦不能再會晤間常道其事深訝其奇以此觀之場屋中實有鬼神作主以默司予奪之權不可不信也

宋陳州郡守母病召道士作醮伏壇奏表終夜不動至五更方醒謂守曰夫人壽有六年守問去何許久日天門放春梅觀者

駢道以故稽留因詢狀元姓名曰姓王二字名下一字塗黑傷
註一字遠不可辨明年狀元乃王拱壽御筆改爲拱辰
宋咸平開闢中苦旱有沙門善胡法者求蜥蜴數十羅置甕中
令童男女各執柳枝咒曰蜥蜴蜥蜴興雲吐霧令雨滂沱放汝
歸去祝畢果風雨大作

唐李德裕罷相置平泉別墅採天下珍木怪石爲園池之觀中
有醒石尤其所寶愛醉或臥之逾時便醒

唐玄宗元夕謂仙師葉盛曰四方之盛何處極麗對曰無如廣
陵上日安能至彼遊乎對曰易也因呼氣一口俄而虹現如橋
起於殿前請上同登共赴廣陵樂官數十隨行頃刻至宮只見

士女皆仰望雲端指爲神仙出現乃請勅伶人奏霓裳羽衣之曲周旋而歸帝猶疑爲列衛後數日廣陵守果奏其事

天河之東有織女星乃天帝之女機杼勞役容不暇理帝憐其獨處令嫁與河西牽牛之夫嗣自女工竟廢帝怒責令仍歸河東後女思其夫着烏鵲填橋以渡并命附言每月逢七則往會焉鵲乃誤傳爲七月七日一年一會遂爲定例云

唐寶太后小時頭禿不爲人齒遇七夕例看織女渡河謂之乞巧家人獨不許其出戶○安○香○有○此○辨○光○通○黑○○千○是○屬○俄有神光照室自此髮生姿容絕麗

漢成帝時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植青藜杖叩門進見曰吾乃太乙之精也因吹杖端光焰以照向所以後世稱人讀書

爲太乙分輝。

唐時中書省門外有古槐一本垂蔭至廣。若深夜樹上有絲竹之聲。則省中郎卽有入相者。時謂之聲音木。又名催相樹。

陳玄英一名玄英將往西域。天竺國大雷音寺見釋迦如來。求取三

藏真經。所居靈巖寺有小松一株。臨行以手摩其頂。祝曰。吾去。面佛汝應西向。及往枝果指西。後長至數丈。一年枝忽轉東。弟子輩曰。師將回矣。乃出迎關外。果得白馬。馳經以還。

漢成帝好神仙。起建招靈閣。成忽有二神人降。各留玉釵一枝。

上以賜趙婕妤。至元鳳宮人猶見此釵。謀欲竊之。明旦微視。匣

中惟見白燕一雙。升天而去。因各之爲玉燕釵。

唐順宗時拘弘國貢出水珠色類錢持入江海可行於洪水之上帝甚珍之後化爲龍去

青蚨似蟬而稍大母子不相離生於草間如蠶取其子母卽飛來若以子母血各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其一輒得飛歸循環不已流轉無窮後人得錢爲青蚨本此

世間那得有此卽有此亦是欺心害人之物公道所不取純陽呂祖點鐵成金尙恐誤人於五百年之後况旋用旋歸乎

劉玄石於中山酒家沽酒酒家以千日酒飲之歸而大醉家人

以爲死埋之後酒家計日往視令開其棺劉醉始醒欠身而起

杜詩有云安得中山千日酒真然直前天下詩

陳希夷一舉八百年想其酒中山酒

葉法喜有遺衛一日與朝士會飲忽有人自稱麴生秀才選入
末座言語不凡葉疑其非常人潛以劍飛擊之應手墮地看之
乃一酒榼中有美醞飲之甚佳同列笑曰麴生味固不可忘

晉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路流水中得胡麻飯屑一杯相
謂曰想此去人家不遠因窮源而進見二美女迎曰相候已久
郎君來何暮耶遂邀至家待以胡麻飯山龍脯結爲夫婦逾月
因思家告歸子孫已歷七世矣

結則歸矣但未知復去否

魏源在浙之武陵山中一人捕魚見水中有桃花片流出乃循
波而上至一所遍地皆植桃花人皆鶴髮童顏別居一洞天問
之曰秦政酷虐逃避至此漁者歸後復尋其地竟迷失路徑不

河○再○往○

漢明帝聞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其旨宗虛無尚寂滅○責慈悲以爲人死隨得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謂之因果於是中國始傳其法繪像圖形○以示中外道教之盛亦自帝始○

唐玄宗謂宰相曰朕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自草黃素置案○上俄而飛升天際聞空中神語云聖壽誕長群臣表賀○

漢武帝時西王母降於宮中出蟠桃七枚自啗其二以五枚與○帝帝食之留核欲種母曰此桃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實非凡○間可植迺顧東方朔曰桃熟三番此兒已三偷矣○

周穆王時集方士於春霄宮西王母乘螭而來與王帳交會進
萬歲水桃千年雪藕及龍膾鳳脯之屬

傅先生入焦山遇老君與之木鱗使穿一石厚五尺許云穿此
當得道傳受命日夜鑽之經四十七年石始穿遂得仙丹升天
而去

佛圖澄天竺人妙通玄術善咒詛法能役使鬼神石勒聞其名
召試之澄取盃盛水燒香咒畢須臾盃中生青蓮花值勒有愛
子暴死乃取楊枝染水洒而祝之果遂蘇

此術果有之乎抑勒子不應死而得此異人乎顧安得此置
聖僧常住世間普救一切短命衆生各得長壽豈非大快活

事

佛初祖大葉迦尊者二十八代至達摩於梁武天通元年始入
中國是爲東土初祖至後漢明帝時始居而逝遂葬之後三載
魏宋雲使西域回遇師於蔥嶺手持隻履翩翩而去問師何往
曰歸西天去及抵國進告帝不之信起燒視之唯一履存焉
梁有僧講經常有一隻聽講問其姓氏乃潭中老龍也云歲旱
得閉故來聽法曰曷不救之曰帝封江湖不使擅動無由得水
僧曰視池有水可試用手曰可乃就變而去是夕果大雨水皆
黑色

黑水救旱乃大妙事只怕人吃在肚裡都要變了黑肚屬茶

何○余○日○恐○就○不○吃○黑○水○也○未○必○盡○白○一○笑○

夫○寶○間○中○秋○夜○羅○公○遠○曰○陛○下○能○從○月○中○遊○乎○因○取○桂○枝○擲○之○空○中○忽○成○大○橋○色○如○白○金○引○上○登○焉○遂○至○月○宮○匾○曰○廣○寒○清○虛○之○府○有○仙○女○數○百○素○衣○飄○然○舞○於○庭○上○遙○望○宮○中○姮○娥○若○隱○若○顯○按○板○輕○歌○醉○韻○悠○然○帝○問○何○曲○答○曰○霓裳羽衣也○

遺悲集卷十四

○○○二集豈偶然

緣由前定事。屬素期。天作之。合人不能違。或得之。蚤或遲之。遲一啄。一飲。莫出範圍。集豈偶然。

唐韋固旅次宋城。夜閉行。遇一老人。鬢盛赤繩。向月下檢書。固問之。答曰。此天下婚姻牘也。此繩繫男女之足。雖讎家異域。終不可易。固又問。以我姻緣。當在何所。曰。爾妻乃涪北賣菜陳姬女也。年甫二歲。翌日往採果。見一媪抱歲餘幼女。坐於簷下。心雖異之。但以其年幼。家寒。意中傷之。必另得佳偶。遂乘間刺之。俟中。其省後十四年。湘州刺史王泰。妻以女。姿容極麗。省間常

貼花銅逼詢其故。女曰：妾乃郡守之姪女也。父卒於宋城，襁褓時乳母鬻蔬以食，常抱於膝，爲賊傷者，因痕尚在，故以翠銅飾之耳。宋城令聞其事，乃匾其店名爲定婚店。

唐于祐步禁衛，見御溝流一紅葉，有詩云：慙慙寄紅葉，好去到

人間。乃宮人韓夫人所題。祐拾之，亦題一葉放之上流。云：曾聞

紅葉題幽怨，葉上題詩寄阿誰。恰又韓夫人拾得，後帝出宮，女

韓泳作伐，嫁于祐。韓氏見所題紅葉，大驚曰：天下事豈偶然哉！

遂出所拾以示祐。泳曰：今可作一詩謝媒夫人，乃笑吟曰：一聯

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情愜素懷。今日結成鸞鳳侶，方知紅葉是

良媒。

晉陶侃將葬父。家忽失一牛。不知所在。往尋之路。遇一老人。曰：前岡牛眠處。若墓。應位極人臣。侃從之。果見牛眠一所。遂卜葬焉。後果驗。

唐沈彬居有一大樹。常曰：吾死可卽葬於此。家人從其言。及爲穴。乃係古塚。未葬中有一燈臺。火尚未息。上有漆篆文曰：佳城。今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滅。須待沈彬來。

觀此則知福地留於善人。天下事海非偶然。今人大愚大痴。妄信堪輿。反致久淹。親極畢。竟後來果盡富貴。否果皆子孫繁衍。否果能長保百年否。閱此可當清夜鐘聲矣。

晉嵇康字叔夜。嘗遊洛西。暮宿華亭。夜分有客詣之。稱爲故人。

索琴彈之爲廣陵散遂以授康仍誓不傳於人康嘗曰但飲濁酒一杯彈古琴一曲我事畢矣

漢鄧通爲文帝弄臣有相者曰富當敵國但後須餓死帝聞之

此是饑死之禍

曰能富通者權在朕耳彼何由得貧於是賜通銅山使得自鑄錢布行天下家日以富景帝卽位有罪繫獄絕其食卒至餓死院妓柳金南才色迥出流輩年二十有四偶賦一詞云小妾年方二紀檀板重敲十二欄杆倚過步重移兩度巫山行雨二十八宿手中輪數不到星張翌軫聞者稱絕是年遂卒人以爲詩

識

漢王承祐謀誅大臣郭威等率兵拒命因出勞軍爲亂兵所殺

馮道帥百官謁見威猶拜之道受拜如平時徐曰侍中此行不易威自迎春門入起居太后請立嗣君會遼主人寇隨命威擊之甫至澶州將士大噪曰天子須侍中自爲之裂黃旗以蔽威體因擁南行太后詔廢贊爲淮陰郡公乃立威監國

建炎元年元祐孟后降手詔布告中外俾康王構嗣位其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世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憂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尙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王乃受命卽位於應天府

宋太祖趙匡胤生於洛陽夾馬營赤光滿室異香經宿不散長

而器度豁如仕周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承德爲殿前都點檢特命匡胤代之中外遂有推戴之意

身上黃袍豈一時驟辦袖中禪詔料平日宿成以此觀之則囊中尺木亦是魚腹帛書耳獨是以趙代張未必非天心有屬不知卽此一事或者亦是人謀做就也未可知

宋道君太上皇及太上皇后諸妃諸王公主駙馬都尉如金并六宮之有位號者皆從獨元祐皇后孟氏以廢居私第遂獲免宋以呂公著爲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以來以三公平章軍國重事者止四人文彥博王旦而公著與父夷簡居其二當世

咸羨以爲榮

北漢遼金入寇結連爲援周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帥禁師禦
之發汴京見日下復有一日黑炎岸蕩久之苗訓善觀天文指
示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指驛使高懷德等
相與謀立匡胤爲帝夜五鼓軍士環甲執兵直逼殿所曰天子
幼弱諸將無主願共冊太尉匡胤尙臥驚起披衣黃袍已加身
矣衆卽羅拜呼萬歲匡胤乃戴甲攬轡誓約皆下馬受命擁迫
還汴時蚤朝未罷聞變百官皇遽星散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
詔翰林承旨陶穀出之袖中遂用之就廷北面拜受乃升殿卽
位華山隱士陳搏聞之日天下自此定矣

宋太祖如西京拜安陵祭天地於南郊都民垂白者謂曰我輩少經亂難不圖今日復見太平天子儀衛至有泣下者因欲留都洛陽晉王光義叩頭切諫乃還東京

宋魏公韓琦卒前一夕有大星隕州治聲光並著樞馬皆驚帝自爲碑文載琦大節篆其首日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碑謚忠獻

宋劉幾驟爲怪異之語程試累爲第一時翕然相習成風歐陽修深惡之有舉人論云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修曰此必劉幾也幾續云秀才刺試官刷乃以大朱筆橫抹之判曰賜以紅勒帛後數年公爲知考官試堯舜性仁賦及唱名第一又復劉

易名爲輝公深愕然其年因主司夢火山軍當作狀元故以輝爲首選

可見功名出處自有定數強之不能拒之不得人何用過求哉

蜀侯繼圖偶倚大慈寺樓應閑玩忽見風飄一桐葉至拾而觀之上有詩云拭翠紋蟾看爲憶心中事擗管下庭堦書作相思字天下有心人盡解相思死天下負心人不識相思意有心與負心不知落何地後二年侯卜婚任氏卽係題葉者

御溝紅葉水作牽頭大慈桐葉風爲引線赤繩一繫天公作良媒月下老人爲撮合今人不明理而乃信之下遠謀之星

術豈不混帳不要說好姻緣固係天定卽惡姻緣亦定非偶
然也

周亞夫爲河內太守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爲侯八歲入相九
年當餓死亞夫笑曰旣貴如公言又何至餓死負指其口曰縱
理紋在頤爲騰蛇入口乃餓死之相也後犯罪卒餓死於獄

錢若水爲舉子時見希夷於華山方與一老僧擁爐坐熟視若
水以火勘畫灰寫做不得三字徐曰乃急流中勇退人也後再
往希夷曰吾始見子神氣清爽謂可成仙特召此僧決之渠云
子但能作公卿耳後若水官至樞密四十卽致仕老僧及麻衣
道人也

富貴貧賤天壽窮通有一定之數。卽有一定之相。人自看不
出。且亦守不定。所以勉強經營。徒滋勞碌耳。聞此可爲猛醒。
然此不過論其常理。至若挽回造化。好友都在。人功不可一
律限。

歐陽修云。丁元珍嘗夜夢。與予至一廟。出門見一馬。隻耳。後丁
除峽州判。予亦授夷陵令。一日同至沂峽。謁黃牛廟。入門惘然。
皆如夢中所見。門外石馬。果缺一耳。可見事皆前定。洵非偶然。
因相視大驚。

宋淳熙中。汪玉山知貢舉。有一契友。屢黜於禮部。困不得志。乃
約其僮與富陽古寺密語之。曰。子於易義。言中用三古字。當相

識拔其人喜感後果得一卷合格取置前列及拆號乃非其人
私竊怪之後友來晤玉山怒責其漏洩其友矢云某實暴疾不
能入試何敢相負玉山終疑未幾用古字者前謁因叩其故其
人云茲事甚怪不敢隱諱某來就選假病於富陽僧舍與僧閒
步廡下見一棺塵滿詢之僧曰此官宦女也殯此十年骨無骨
肉來問因惻然憫之是夕夢一女子告曰官人起試可於頭場
旨中連用古字三必登高第但勿相忘使妾骨骸得入土爲幸
既覺駭異遂用其言果得前茅未審何故近已蓋其女矣玉山
點題爲莫可見功各富貴自有定分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
暗室鬼神洞知良可畏也

此女非有敗行卽命不該中以致此女得以轉授况此生有此一念必其平日亦是好善之人故借此以獲報未可知也但由此看來可知屍棺必該速葬俗言入土爲安又云死人見土如見金今人乃將父母骸骨多年暴露此心何忍何安秦樛里子惠王異母弟將死曰葬我必於渭南章臺東百年後當有天子宮殿夾我墓左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人稱爲智囊

宋徽宗朝蔡京久在相位盜王國柄中外怨嫉見張商英能立異同更稱爲賢帝因人望以爲尙書左僕射時方久旱彗星中天商英受命是夕彗不見明日大雨帝喜得人因大書商霖二

字賜之。

宋寧宗有疾，史彌遠遣楊皇后兄子谷石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谷石德之賜何有谷石非此一夜七往返，乃矯詔立沂王嗣子。貴誠爲皇太子，卽與莒也。復更名昀，帝崩遂卽位。

明太祖生陳太后夢神餽藥吞而有娠。及誕，有光燭天，異香經宿不散。取河水澡浴，忽有紅羅浮來，遂取衣之。室中嘗有異光。家人疑火，往救輒不見。生數日不乳食。仁祖遇一僧，語曰：「夜子時食矣。」謝之，忽不見。夜半果食，少苦多病。年十七，值時疫，父母三兄皆沒。乃托身皇覺寺爲僧，每多異徵。及僧散視，伽藍卜筮，得吉。遂入深慈募定遠人郭子興，大奇之。以養女馬氏配焉。卽

高后也。

陳友諒陷太平。花雲被執。奮勇大呼。縛盡絕。奪刀連殺數人。乃射死之。妻以三歲兒。囑侍女孫氏。携之逃。赴水死。孫遇漢兵。擗之河。附斷木入蘆渚。偶有蓮實。取共啖。凡七日不死。忽逢雷。老偕之。達上所。孫抱兒泣拜。上卽抱置膝。亦泣曰。此將種也。富厚撫之。命賜雷老衣帛。忽不見。衆驚爲神。

元始祖曾以曆數詢術士。對曰。千秋萬歲不足慮。惟日月竝行。乃可憂耳。至足大明兵至。而亾明太祖亦以問劉伯溫。對曰。陛下萬子萬孫。與天同休。太祖大喜。迨後萬曆天教以迄崇禎。遂亾。

文皇將舉兵因托病佯狂寢臥大暑圍爐搖頭呼寒行必倚杖
及事起給勅責人宮縛之遂擲杖起曰我何病特爲姦臣所逼
耳後李景隆會郭英進兵真定燕王二易馬三被鎗持劍奮擊
劍忽缺折馬稍卻指揮翟能幾刺及之燕王急走隄登高佯麾
若招呼狀衆疑有伏乃不敢追會旋風驟起揚沙蔽日因得遁
去

程濟朝臣人起明經好術數建文擢爲編修充軍師徐州之捷
諸將樹碑序功而濟獨夜往泣祭及文皇見碑大怒命錄文來
按各行族濟各獨沒斷處得免後文皇入京上倉惶不知所出
濟勸祝髮出亾可免方急時一內官捧太祖遺像謂劉誠意所

投告曰。曩受命。嬰大難。始發。發得髡鋪。及度牒。僧衣。齊曰。此天
數可奈何。立召王錄爲上剃髮。從水關出宮中。火烈傳言上崩。
而實遜去。濟從亾。至正統庚申。出滇南。入蜀。往來兩廣。雲貴諸
寺。至是還滇。語僧曰。我建文也。僧謚白官。迎至藩堂。南面跌坐。
衆叩所欲曰。願骸骨歸鄉耳。聞於朝。葉傳至京。寓大興隆寺。命
經侍老宦吳亮往視。一見卽曰。吳亮耶。亮顧云。非是。曰。我御便
殿。食子驚。遺片肉於地。汝戲作犬俯伏。咎之。豈遽忘之。亮哭不
敢仰視。於是迎入大內。號稱老佛。以壽終。葬西山。不封。不樹。方
建文遜國。一時遜行者。則御史葉希賢。郎中梁田玉等四十餘
人。伴狂避世者。則有雪橋和尚。雲門僧。河西補。錫匠。賣菜。儂。

素胡樵夫等輩

正德時流賊作亂○文安縣有巨河○一日水忽僵立○風色寒厲○凍結為柱○高圍俱四五丈○中空而旁穴數日○賊過民入柱避○賴以活者數萬計

天欲活此數萬人○有何難處○而必須此冰柱為藏身地耶○可知天雖倖得至原○要人去○奏他的故曰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不有以也夫

唐卜者胡蘆生筮甚驗○李藩嘗問以終身生云是紗籠中人也○及詢所由不復肯言○後遇一異僧言凡為宰相者冥司必先以紗籠覆之○恐為塵擾○蓋默喜後果為相

○時○一○生○甚○貧○居○隣○官○庫○因○穴○入○取○錢○有○神○叱○曰○汝○要○錢○可○取
○尉○遇○公○帖○來○生○訪○至○鐵○冶○所○有○尉○避○敬○德○避○首○而○蝦○生○與○乞○票
○支○錢○五○百○貫○公○怒○曰○安○得○錢○侮○我○耳○生○曰○第○賜○一○帖○公○笑○而○浪
○書○與○之○生○持○至○庫○神○驗○給○發○將○帖○繫○梁○上○後○公○立○功○榮○歸○勅○賜
○錢○一○庫○閱○簿○查○核○缺○五○百○貫○將○罪○主○者○忽○於○梁○上○得○帖○視○之○乃
○打○鐵○時○手○書○異○而○釋○之○

○一○士○人○從○館○歸○見○貧○民○夫○婦○赴○水○詢○之○乃○負○債○被○迫○者○傾○貲○與
○之○及○抵○家○因○述○於○婦○婦○曰○何○不○以○修○儀○則○其○至○士○曰○已○付○之○矣
○妻○欣○然○除○夕○無○所○治○具○乃○備○蝦○酒○和○以○糟○戲○占○云○紅○蝦○糟○汁○煮
○精○酒○水○來○湧○夜○夢○至○瓊○樓○有○聯○云○門○關○金○鎖○鎖○簾○捲○玉○鈞○鈞○覺

而記於柱明春將卜葬屬地師覓穴見一鹿臥處師曰此爲金
鎖玉鈎形大吉地也士憶夢語方欲詢訪適前民至相見甚款
叩所以乃鹿眠之地卽民業也遷至家厚款卽書美以獻士葬
之後果大發世代簪纓不絕

唐杜鵬舉父夢至一所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金煥其
字未作者名列其上杜問云有杜家兒否守者曰有任自看之
埋來但記得杜姓下乃鳥字偏傍而忘其字因名其子爲鵬舉
孫名鴻漸果皆入相